

向阳而生

王瑞

当晨光撕开夜的帷幕，
我听见种子在泥土中歌唱。

冲破荆棘的锋芒，
根系向大地深处延伸，
枝叶向苍穹肆意生长。

风在山谷写下诗行，
山鹰的羽翼划破迷雾。
逆流的河水雕刻时光，

石缝里倔强的野花，
用绽放诠释生命的倔强。
我们跋涉在星辰的轨迹，
汗水浸透的脚印化作灯塔。

跌倒时拾起碎片的勇气，
拼成永不褪色的勋章，
每个黎明都是新的起跑线。

未来在远方闪耀，
如未完成的乐章等待续写，
把希望种在胸膛。

让每一步都踏响春天的鼓点，

纵使寒冬漫长，
我们终将抵达光明的彼岸。

秋日漫笔

黄华聪

金秋的风把云朵变得很软
像母亲晒过的棉絮
悬在半空
阳光斜斜切下来时
生病的父亲正弯腰
给缺脚的椅子打补丁
那木味混着树上的桂圆香
漫过窗台

我携孩子去往不远的沙滩
泥泞在脚下舒展成暖黄的笺
鸥鹭掠过浪尖时
孩子的笑声比翅膀更轻
他举着刚捉的小螃蟹跑向我
蟹钳夹着半片贝壳
像举着一枚勋章

田埂把金色铺成褶皱
母亲的头巾在稻浪里起伏
像朵移动的向日葵
父亲端着搪瓷缸
里面晃着半缸阳光

暮色漫上来时
炊烟在屋顶写着歪斜的诗
饭香漫过竹篱笆
我们数着碗沿的热气说话
看月光把每个人的影子
都织成彼此依靠的形状

那些枯黄不是结束
是灶膛里跳动的火
把相依的日子煨得发烫
等一场雪来
就和新酿的米酒一起
暖透整个冬天的窗

昂曲河畔的接力
一名福建援藏干部的三千五百公里精神跋涉

当飞机降落在邦达机场，踏上昌都土地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仅有三千五百米海拔带来的生理冲击，更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召唤。从东南沿海到雪域高原，这三千五百公里的地理跨越，恰似一场跨越三十年的精神接力。带着周祖翼书记的殷殷嘱托，赵龙省长的深切叮咛，以及福建能源石化集团徐建平董事长的殷切吩咐、集团干部职工和家乡父老乡亲的诚挚祝福，我接过了“援藏”这沉甸甸的接力棒，成为了援藏干部中的一员，也成为这场跨越世代的对口援藏事业中的新跑者。

初抵昌都的日子刻骨铭心。剧烈的高原反应如同无形的试金石——头痛欲裂如戴金箍，胃肠翻腾似浪打舟，失眠的长夜里只能数着自己急促的心跳，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与稀薄的空气抗争，这种“特殊”的体验让我永生难忘。刚到邦达机场时，昌都市委领导就为我们献上了雪白的哈达。在接待酒店，同志们搬来一箱箱手持式氧气瓶，叮嘱着三天以上不能洗澡，交待住所食堂做好清淡的福建菜肴，食堂藏族同胞为我们配置酥油茶、糌粑……渐渐地，我们开始适应昌都的水土，全然没有了独在他乡为异客的难过。上班第一天，新单位的同事们集体在大门列队，热情地迎接我们，并送上美好的祝愿。这一件件一桩桩事情，都让我们感受到来自“昌都”的热情和温暖，更感受到祖国各个民族同胞之间心灵上的契合，就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昌都不仅是一部历史教科书，更是一个个千锤百炼锻造的精神丰碑。昂曲河与扎曲河温柔相拥，恰似汉藏文化在这里水乳交融；强巴林寺的诵经声里，回荡着信仰的虔诚与生命的豁达；茶马广场的石板路上，依稀可见当年商旅往来的繁华盛景；格萨尔王商场的现代气息中，仍保留着独特的文化韵味；而那座横跨时光的胜利桥，则默默诉说着昌都在西藏解放史上的特殊地位。醒目高耸的“祖国万岁”巨型鲜艳标语，凸显了万万藏族同胞跟党走，为国行的深厚精神情感。这些地理坐标串联起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面貌，更是一种精神的谱系——“老西藏精神”中“宁可苦干不愿苦熬”的坚韧，“十八军精神”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纪律，“西路军精神”中“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以及新时代援藏干部“朴朴实实做儿女，认认真真干工作”的铮铮誓言、擦亮“福建援藏”金字招牌的三十年闽援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历史与现实不断对话，而我的工作正是这对话的一部分。

即使在这样艰难的适应期间内，援藏队临时党委的会议也并没有推迟，援藏工作队领导小组的工作也毫无停滞，全体援藏队员的动员部署如期进行。当我在胸闷气短中坚持完成援藏队第一份会议方案、当我在头晕目眩时依然认真审核援藏队第一次会议纪要、当我用了十五天才终

于征服4600米海拔，并对驻村干部进行慰问时，我忽然懂得了福建能源石化集团职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三特”精神如何在高原上获得了新的诠释。这不是简单的意志比拼，而是一代代建设者用生命刻写的精神密码。

作为从事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援藏干部，我深知自己的工作不仅是制度建设和文件传达，更是一种文化基因的嫁接融合。当福建的“敢为人先、爱拼会赢”、“马上就办、特事特办”精神遇见西藏的“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传统，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在组织企业文化建设活动时，我刻意寻找两种文化的共鸣点；在修订投融资管理制度时，我充分考虑当地企业实际情况；在推进产品贸易工作时，我努力搭建两地优势互补的桥梁。

站在前辈们三十年援藏成果的肩膀上，我们这一批“新昌都人”既感到无比光荣，又深知责任重大。“缺氧不缺精神”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每个清晨与高原反应抗争时的自我激励；“艰苦不怕吃苦”不只体现在宣传栏上，更蕴含在每一次深入矿区调研的脚步中，我收获的每一刻感动，也在重塑自己的精神世界。我正在与康盛矿业的同事们一起，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续写“再造一个康盛”的新篇章，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新援藏人的精神史诗。（阙福和）

母爱如山

满头银发的母亲今年84岁高龄了。因早年过度劳作而留下的一身病痛，常年折磨着年迈的母亲，使她坐卧行走都十分困难。当我每次看望母亲时，眼中的泪水总会在刻意转头的瞬间被我迅速抹去。

母亲生于闽北的一个偏远小山村，从小历经旧社会苦难，培养了母亲坚强和吃苦耐劳的品格。那时为养活子女，父亲远赴矿山谋生。家里的千斤重担，全压在母亲一人身上。正是靠着母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劳，养活了四个孩子，渡过了最艰难的贫困时期。

母亲有一颗永不屈服的心。60年代正是物资最为匮乏的时代，父母两人花了10多元钱，在祖屋买了一间房过日子，随着孩子增加、长大，一间房显然不够住人了。那时，同宗伯伯批来一块宅基地，邀请母亲一起盖房。起初，因贫困的经济现状，母亲再三婉拒伯伯的提议。后来，看到其他孩子都住上新房，母亲不想委屈孩子，最终咬牙答应了盖房。家乡的房屋都

是土木结构，除了外墙夯土，内部都是用木头支撑，木板为壁。家中没有一件盖房材料，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要翻越往返20多里的山上。她独自一人翻山越岭，手拉肩扛，硬是将山上30多根直径20多公分杉木拉回村里，挑出作为梁柱的杉木，剩下的杉木又用板车拉到10里外的乡镇锯木厂锯成板块再拉回……虽然父亲时常寄回工资，但微薄的薪水除了支付盖房帮工吃食外，所剩无几。一个女人盖起了一套房，哪怕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都是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正是因为盖房时的艰苦劳作，透支了母亲的身体，但也因此，我们有了一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家。

母亲有一双坚强有力的臂膀。童年的记忆虽然已经变得模糊，但却始终牢牢印在我的脑海深处。80年代初期，国家实行分田到户改革，取消了公社制。父亲在矿山，孩子们也都还小，家中年龄最大的大哥当时也只有14岁，全家的强劳力说起来也只有母亲一个人。一家5口人当

时分有4亩水田，1亩山田，种田的重担便全压在了母亲一人身上。加上当时的农村都种两季稻，于是每年一到7月“双抢季”时，母亲更是忙到深夜都无法休息。俗话说：“半大的孩子吃穷一家子”，更何况家中尚且还有4个年幼的孩子，那些薄田的产出根本不够养活一家人。于是母亲硬是想方设法，用双手在荒山上开出了一块地。她在开出的地里种上了近2亩的地瓜，每天凌晨、傍晚两个时段，母亲都要从河里挑水上山浇地，然后再下山下河，循环往复，一次往返就是500米的路程……朴实的母亲用坚强有力的臂膀撑起一个家，养活了全家。父亲在世时，总是说亏欠母亲的太多太多，这辈子都还不完。

梦回儿时的小山村，我仿佛又看到母亲正背着年幼的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上。那是我的来处，是我最想念的，母亲那强有力的臂膀、挺立的背和身上温暖的气息。（黄发灼）